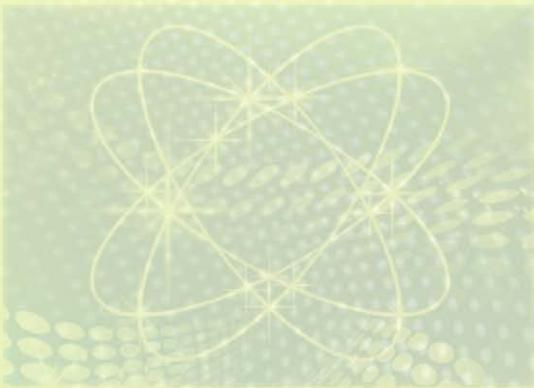


午夜兰桂坊



序

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跋涉者

——序吕红小说集《午夜兰桂坊》

公 仲

“书写情爱的情感小说，毕竟还是新移民女性作家的一个主要题材。在这方面，新世纪涌现出来了一大批优秀女作家的佳作精品。这种涉及到海内外的历史变迁，中西文化差异，甚至地域种族习俗不同的新视角、新情爱故事，肯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，特别是在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，有了很大的突破，使这种小说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，值得我们很好研究。”

“旧金山的吕红，是位很有抱负的作家，她的《美国情人》是一部很有探索精神的另类的情爱小说。它游走于梦幻和现实、国内和海外、东方和西方、情感和哲理、放逐和回归、迷失和寻觅之中，大量运用新感觉派的意识流、蒙太奇、时空闪回穿插的手法，简约、洗练又不乏浪漫想象力的语言，深刻地揭示了新移民生存状态的困苦艰难和人情人性的复杂变异。这里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写实手法，糅合得天衣无缝，叫小说既符合中国读者的可读性，又增加作品的包容量和厚重度。”

这是我一篇论述新世纪新移民小说发展的一小段文字。我说吕红是位很有抱负的作家，是经过了一番斟酌思索的。这里所说的“抱负”，我指的是有理想，有追求，甚而至于有野心，不服输，争强好胜的一种意愿和心态。吕红有良好的学历和文学功底，又有非同寻常的、长期的海内外的生活体验和社会历练，再加之她更有着顽强的意志和对文学的

执著痴恋，她完全可以在文学创作上取得骄人的成绩的，而且，事实上她也已经做到了。可她仍不满足，一种超越的愿望，使她马不停蹄，奋笔疾书，这本小说集就是一个明证。她这种精神，这种勤奋，令人敬佩！不过，我还要说，名气和运气，往往是相连的，不必苛求。辛苦耕耘了，收获就在天意了。

《午夜兰桂坊》小说集里的中短篇小说，也还是一些“很有探索精神的另类的情爱小说”。我所谓的“另类”情爱小说，是说既有中国传统的情爱观念，又有现代的开放意识；既有中国传统的言情小说笔法，又大量运用了新感觉派的意识流、蒙太奇、时空交错的手法，这是些颇有新意，颇为新奇的情爱小说。中篇小说《午夜兰桂坊》，这个中国古典韵味十足的“兰桂坊”，它的“午夜”是什么？“兰桂坊是爱情迷失的路口，是酒醉的柔肠，是情愿被谎言灌醉的小女人，是爱情在倒数时刻剩下的憔悴的吻……”这又极具浪漫的西方色彩了。《秋夜如水》把个无情的商场搏斗和有情的缠绵爱恋交织起来描摹，意味深长。传统的情爱观念，情意绵长，两厢厮守，在当下经济大潮的现代商业意识中，如何面对？如何坚守？值得研究，值得深思！而《绿墙中的夏娃》——成欣，是个反传统的桀骜不驯的叛逆者，作者塑造的这个性格十分鲜明的人物形象，在当下文学的人物画廊中，是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。然而，在传统的体制下，利欲的引诱中，成欣终成了现代社会难以与容的堕落者，偷吃了禁果的夏娃。看来，传统与现代，何以兼容？孰是孰非？并非随意简单就可以做出判断的，只有等待历史的检验。《曾经火焰山》、《怨与缘》，又把我们带进了历史的长廊之中。《曾经火焰山》其实是写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那批青年人，在新疆战天斗地半个世纪的苦难历程。面对今日的现代变革，开放意识，饱受传统教育，忍辱负重，循规蹈矩的过来人，“尚能饭否？”还能发挥余热，再立新功？人世沧桑，何堪回首？历史的沉重感，大大加大了作品的分量和品位。《怨与缘》叫我想起了进入 2009

年全国小说排行榜的长篇小说——于晓丹的《一九八零的情人》。它们都是在怀念上世纪那些年代的金童玉女。有说，《一九八零的情人》像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那么，《怨与缘》就像影视里的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。值得我们思考的是，这爱情，人类永恒的主题，亘古不变的情感，难道也有历史和现实、传统和现代、故国与他乡之分吗？作家的职责，是否就是要从中找到一条能排除各种干扰，沟通各方联系的畅通无阻、超越时空的爱情直通道？吕红在这里的探索，是值得充分肯定的。此外，这部小说集里，还有中篇《曝光》，短篇《商情·伤情》等，女性意识十分强烈，都是以书写女性生活命运为中心的。正如评论所说，“揭示从故乡到异乡，由传统到现代，此岸到彼岸漫长旅程中人性的复归与变异。”而《一箭之遥》、《跨国“红楼”新梦》，“都带有实验小说味道，前者以意识流心理描写见长”，“后者受网络接龙小说影响，将经典作品结构以现代方式来改写。”还值得一提的是吕红小说中的电影情结。吕红自己就说过，“自从有了文学梦，我的写作几乎就跟电影梦相关联，也是奇怪，我初次练笔就是电影剧本……”这里不只是说跳跃、拼贴、蒙太奇的手法、意识流和时空交错的结构，更还有声光色的处理和运用。从《微朦的光影》到《午夜兰桂坊》，那写景、那抒情，一幅幅光影闪亮的画卷，一场场声色并茂的镜头，令小说平添几分异彩。这本小说集，收录了部分影视评论，这也可以说作为吕红小说的影视情结的佐证。

纵观吕红的小说，可以说，她是一位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跋涉者。她很用功，也很用心。她的小说，已不满足于传统写实的创作方法，还用尽了现代派的各种各样的表现手法，就是影视的声光色效应，她也不会放弃。她追求完美，也追求成功。她的新闻传媒经历，使她更注重叙事性、时效性，涉猎范围广泛，人、地、事繁杂，信息量很大。这就是吕红小说的优势，也是她的特色。这样更要注意防止出现写小说，特别是写中短篇小说的一个普遍的难以避免问题：写事还是写人？追求技巧还

是袒露真情？关注点是事件的铺陈还是人物性格的刻画？探索点是技艺的新颖还是人性开拓的深沉？事件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，方法技巧是为思想情感内容服务的。巴金说，“最高境界是无技巧。”集传统、现代于一体，自然天成去雕饰，才是最美。让我们共勉之。

完稿于庐山 2010.7.26.

（注：作者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顾问、中国小说学会名誉副会长、南昌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。著有《世界华文文学概要》、《走向新世纪》、《文学徜徉录》、《当代文学纵横谈》、《文学新思考》、《突围》等。获多项优秀著作奖、成果奖、评论奖。先后多次应邀到欧美及港台大学学术交流。享有国务院政府津贴。）

目 录

1► 序 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跋涉者 公仲

小说卷

- 3► 微朦的光影
- 20► 午夜兰桂坊
- 85► 怨与缘
- 120► 漂移的冰川和花环
- 149► 绿墙中的夏娃
- 185► 曝光
- 208► 曾经火焰山
- 243► 秋夜如水
- 285► 那年春天
- 294► 不期而遇

影评卷

- 305▶ 熔情色伦理、惊艳震撼于一炉
——旧金山国际亚美电影节精彩纷呈
- 319▶ 一曲浪漫青春与凄艳爱情的挽歌
——解读娄烨导演的电影《颐和园》
- 329▶ 《暗物质》带来的心灵震撼
- 335▶ 冷酷离奇的边缘人生 梦醒梦碎的爱情宿命
——解读李少红导演的电影《生死劫》
- 342▶ 痴男怨女的情殇经典：解读电影《2046》
- 347▶ 真实虚幻的交织 人性爱欲的毁灭
——解读李安电影《色·戒》的历史及人文情结
- 358▶ 爱情、黑帮和凶杀 亚裔电影卖点？
——第 26 届国际亚美电影节
- 367▶ 欲望、历史、种族
——管窥旧金山电影节

作品评论卷

- 382▶ 女性书写·时间诗学·影像叙事 江少川
- 395▶ 生存困境中的人性展现 吕周聚
- 404▶ 表达的超限与梦幻的间离 邓菡彬
- 414▶ 跋：徜徉于光影迷离间 吕 红

小 说 卷

微朦的光影



邂逅与离别。记忆是可以轮回的。天空飘着毛毛雨。周末，黄昏。芯和一个不同性的朋友，到同性恋区卡斯楚剧院，看法国新浪潮电影《广岛之恋》(Hiroshima Mon Amour)。红橙黄绿蓝紫，彩虹在头顶飘荡，在霓虹灯上闪烁，让人有迷幻之感。

朋友说，明天就要离开旧金山了。想不到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到这样的地方看这样的电影。朋友的语调，欣悦中又混合着悲哀，好似电影中的异国情侣。他喜欢在走路时揽着她纤细的腰。其实他俩始终都只是一对朋友。潜意识里，芯喜欢被男人呵护的感觉。尤其来自一个长相英俊、有着一头浓密的鬈发、身材健壮正当不惑之年的单身男人。

一部法语片，法语对白，英文字幕，不断变幻中的意识流，剧情的冲突发展多在内心独白和镜头叙述中完成。看起来有些费劲，甚至让一般爱看情节动作片的观众觉得沉闷。编剧不在乎。杜拉斯就是这样，喜欢的人就喜欢，她只会让喜欢的人理解。女人像雾像雨又像风，不是无法理解，是不会理解。因为是玛格丽特·杜拉斯编剧，她才会如此沉迷。比十几年前看

杜拉斯，人生多了很多东西。她有些微微颤抖，触及内心的是一个不断加大强度的硬核，很硬很硬。已是春天，手脚还是和刚刚过去的整个冬天一样冰凉着。她从小到大就是个末梢神经血液循环有问题的人。哪怕心脏部位已接近沸腾，手足却凉丝丝的。轻微的颤抖和内心那个重温的硬核，与影片画面朦胧的感觉混合……在剧情变化中，恍惚离别旧梦的疼痛和绝望一下子涌来，心生纠缠的，是一段刻骨铭心之恋。

去国离家那天下午，阴雨阵阵。她从南京飞广州，已经是下午3点多，机场出来时大箱小箱的，转了一大圈儿却没见到要等的人。不由有些慌神，忙去门口电话亭挂电话。一直是占线、占线。忙音。她心里像有几百条虫子在爬。不停地拨，终于接通了。才知因为路上塞车厉害，阿蒙迟了差不多一小时。“你就在那儿等着，我就到了……”电话中断。她还想罗嗦，无奈信号不好，老是断断续续的，大概是因为下雨的缘故。她又给女友梦圆电话，拨了几次怎么也不通。正要继续拨，突然身后有人说“走吧”。扭头一看，原来是他，阿蒙，已经到了。

小雨细细密密，初夏的南方透着爽意。她身穿一件粉色小花的丝绸衬衫，黑色半截紧身裤，露出修长匀称的小腿。足蹬白色凉鞋。简洁，飘逸。阿蒙帮她将行李塞进后车厢。开车上路。“跟梦圆联系了吗？”阿蒙问。她说还没呢，手机打过去，通了。梦圆问，你到了，怎么安排？芯看了看阿蒙，怎么安排？去花园酒店坐坐。阿蒙注视着窗外的雨，平静地说。电话中梦圆有些诧异，这样呵？芯又茫然地看阿蒙。他说已经买了5点钟的大巴车票，直接从皇岗出关。途经香港，停留一夜，然后，芯独自飞往美国。听他一解释，梦圆这才明白，时间紧迫。忙说，我马上过来。

1959年的《广岛之恋》，黑白影像，一种无可挑剔的完美，但又有一种混乱，杜拉斯特有的混乱。四周黑暗。一只温暖的男性的手和她紧紧相握。在内心和影片的意识流中，她昏昏沉沉地与影像对视，听那里面的人说——日本男人说：“我是个同妻子在一起过得幸福的男人。”法国女人说：“我是个同丈夫在一起过得幸福的女人。”法国女人又说：“我渴望。渴望不忠、通奸、欺骗和死亡。一直如此。我早就料到你有朝一日会遇到我。我那时无限焦急地等待着你，静静地等待着你。”……

这种直抵人性最深处的对白，痛苦纠缠的影像本身，和四周鸦雀无声的沉默者一起，完成一部极为杜拉斯的电影，一部“记录在胶片上的小说”。蘑菇云在翻腾，缓慢地翻腾，在乔瓦尼乐曲声中。紧搂的臂膀，欲念似乎也在升腾。画面上蠕动的灰色的残缺不全的躯体，渐渐覆有灰尘，还有露珠，原子弹死亡的阴霾……然后一深一浅的胴体从这些朦胧的躯体中显现，女人的手抓在男人肩膀上，静止。一个浑厚、平静的男人声音：你在广岛什么也没看见。一无所见。一个十分低沉、沉浊的女人声音：我全都看见了。毫无遗漏。他们彼此互相沉迷着，身体胶着，谈话却很协调地背离着。

女人的手在肩膀上捏紧、松开、抚摸再次抓牢。女人独白，依然如水般平静。画面上依次展现了医院、病人、博物馆、复制品、和平广场、一片片废墟、支离破碎的建筑、一根根扭曲的钢筋、一张张痛苦的面孔、烧焦的人皮、独眼的俊美儿童、双手扭曲的弹琴少女、多年不能入睡的男子……镜头又一次次摇回两个尽情搂抱的躯体。人在街中雨中行走，没什么表情。一条被污染了的鱼。一堆堆同样的鱼被埋在地下。他和她亲近着，画面暧昧。他终于告诉了她：我的一家子当时都在广岛。我打仗去

了。她停止了抚摸：算你走运，是吗。也算我走运，不是吗？停顿。长时间的停顿。“那么，来广岛之前你在哪？”“巴黎。”“在巴黎之前呢？”“在巴黎之前？我在纳韦尔，纳—韦—尔。”

芯跟阿蒙进了酒店，找到消闲咖啡小座，梦圆也到了。阿蒙说你们俩先聊，随便要点什么。他人就不知去了哪里。梦圆对芯说，其实晚上可以到我家住，好好聊聊的。行程干吗安排得那么急？芯说，我猜……他可能有难言之隐。她忽然想起在车上，无意中看到阿蒙家人照片，那个曾令她暗地羡慕的女人——阿蒙的妻子，脸上鱼尾纹明显。“老婆也老了。”芯不由叹息。“在老面前人人平等。”阿蒙道。你还挺少嫩嘛！芯顺便开了句玩笑。阿蒙没接话，侧面是在笑。这会儿梦圆说，“可能他要面子，不便明说。”是，他总要留下一点谜语让人猜。芯亦有同感。

正说着，阿蒙来了，付了帐，说时间差不多了，走吧。他们离开酒店。上车后芯对着窗外的梦圆挥手，看见她恋恋不舍、怅然若失的样子。

自行车成群结队飞掠而过。她端详着还在沉睡的他。他半裸着。背上洒了几滴阳光。她凝视他的两只手，异常地专注。猛然间，另一个男人的躯体浮现出来，躺在烈日的河岸。她想起了自己的初恋情人，也是一个异国青年。恍惚中，她把他和“他”混同起来了。他奄奄一息，鲜血从嘴角渗出。一位年轻女人扑在他身上。画面一闪而过，还是这个女人。在窗前发呆。他醒了，两个人闲聊，淋浴，互相地赞美。又谈起了广岛，还有纳韦尔。她告诉他明天她就要启程回法国。他想再见她。她说不。她还说不回纳韦尔……永远。“我生平最年轻的时候是

在纳韦尔，然而，在那，我一度发了疯。”

下午4点，和平广场的拍片现场已在拆卸。她靠着道具小憩。他悄然而至，看着她在他如炬的目光下苏醒。他们相视而笑。一张电影宣传画从他俩中间穿过。画面上儿子在滚滚硝烟中伏在死去的母亲旁痛哭。一阵阵呼喊声。游行。深刻的标语。他们不由自主地行进到游行的队伍里。她来到了他的家里。一时，色情在爱情面前暂时止步。一丝不挂的缠绵。投在躯体上的光线渐渐地暗了下来。相互诉说着那逝去的往事。杨柳岸。风光秀丽的纳韦尔。空无一人。他只知道那个小伙子，他开始猜测。她在做爱中大声叫了一声。她说，我要离开这里。还有16个小时，她说，时间太长了。他俩都没有说出我爱你那句老话，只是很满足地亲近着。但一谈到纳韦尔，似乎一切开始模糊而又逐渐清晰起来。

她和他坐上了开往香港的大巴。途中一时要检查护照，一时又要填表，手续怪繁杂的。过了深圳关，抵达皇岗关，全部人都得下车，准备入境香港。窗口检察员小姐过分仔细地把她护照研究了老半天。原本在后面排另一队的阿蒙，反而先进去，他说我在门外等你。小姐还在拿着护照签证左看右看，灯下细照。又拿给另外一位男检察员看，差不多耗了小半个时辰，才似乎不情愿地盖了章，还要在登记簿上签名。好不容易出关。等见到阿蒙，她才松了口气，身上已有些出汗。这些人够呛！阿蒙嘟囔了一句。这似乎还不是最后一关？她想。再次上了大巴，忽然感觉空调太冷，她打了个寒噤。阿蒙将自己的毛背心披在她身上。

大巴继续往前开，进入香港的黄昏。一只巨大的水晶球眼前闪烁。东方之珠光芒四射。

一路几乎都是高架桥，层层叠叠环绕。一座座密集的高大建筑群耸立云天。“钢筋水泥的森林。人称石屎。”阿蒙说，这是新界，市政搞的安居工程。住的基本是收入不高的市民。苍茫夜色，一栋栋楼房，每扇窗的灯火都透出了温馨。

大巴向纵深挺进。一片小洋宅，庭院门前微黄的小灯笼招摇。“这里曾经是有钱佬的私产，如今是老板带女友或者情侣潇洒的处所。”淡淡路灯下，偶见单身女人下班回家，或者情侣悠然漫步的身影，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致。途经跑马地，自 1846 年来赛事不断。此刻骑手竞逐看客正酣。马照跑，舞照跳。似并不像传言中说的，移交前夕，真空阶段，无序的混乱。但平静下面是否伏着纷扰，藏着暗涌呢？

夜，降临在离别前 16 小时的广岛临水而立的一家小咖啡馆。他们又一次谈到纳韦尔。她在他的询问下描述着它。河流水光潋滟。德国男子在堤岸上慢慢地死去。地下室，女人血淋淋的手，她在舔她自己的血。咖啡馆里，她的手完好无缺，她啜饮了一口，有些贪婪。她神情迷乱，语无伦次。当时，她 18 岁，士兵 20 岁。他们疯狂地相爱，不能公开，只能偷偷地到一些断壁残垣处幽会。他们打算结婚，逃往外国。情人却被法国抵抗运动战士的冷枪打死了。她伏在尸体上痛哭，她发了疯。“我父亲巴不得把我烧掉，他巴不得把我烧掉。”她语气很平和喃喃而语……“我害怕，到处都怕，怕再也见不到你，永远。”他们互相靠得更近。“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

她的头发被剃光了，游街示众，她无声地呼喊着，像儿童呼喊妈妈。父亲的药铺被迫关门。邻居们耻笑她。她被关在地下室里。在一个节日的夜晚被放了出来。不久母亲设法让她

连夜骑车直奔巴黎。到达巴黎后，她才发现，报纸上全是关于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消息。女人心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，时不时仍会歇斯底里地发作。工程师打了她一记耳光，她蓦然惊醒。

在咖啡馆的风笛声中，他们摆脱了纳韦尔的回忆。他抱住她，搂紧她放声大笑。她更紧密地依偎在他怀里。音乐声淡了，远处的灯暗了。寻找着话题，他们走了出去。最后的一盏灯灭了。微朦的光影，微醉的夜色，微倦的人儿。汽笛声，像飞机的马达声，催发的不只是时间。

他和她只有一个晚上。阿蒙说他明早 6 点半赶回去，要签个合同。芯默然无言。阿蒙问她，是想先去乘船看看维多利亚港夜景，还是先去大排档吃点东西？芯说当然是先看夜景喽！对她来说，浪漫的瞬间总是胜于温饱的感受。

大巴到站已经是晚间 9 点多，他问了司机，说可能船已快收班。果然，时间错过，没乘上船，他俩只好改乘的士直达君悦大酒店。为宾客拉开玻璃门的，是一个头包毛巾的阿拉伯人。笑容谦卑。这一家三代都做这行，帮人拉门、送行李、收取小费。高级公寓住着的，不是香港或内地大富就是巨星，甚至连台湾最出名的女影星都在楼上拥有一套房间。阿蒙边说边开门。房间设施豪华。芯在洗手间稍微洗了洗脸，看看镜中自己，换了件衣衫，就和这个男人去吃夜宵。在铜锣湾一家日本料理店，阿蒙为她点了金枪鱼、沙蒙鱼及各种寿司，还有一小瓶微甜的日本温酒。在灯光迷离的小台边，一碟碟的美食顺着水流转着。这是她初次品尝日本风味，和他一起。微醺的酡色渐渐地就泛上她的脸颊。

从他的眼睛里，再次看到从前年轻的她，他也是。记忆里混合着战争，政治，流血，渴望，自由追求……纠葛在命运之间。

多年前风雨之夜，空中电波传递的声音。穿越时空的契合。不眠之夜。紧接着天崩地裂，他渺无踪影，飘泊异乡。春秋更迭，韶华已逝。他回到故土寻找她。他费尽心思多方打听，绕过世俗屏障，让一段死去活来、差点丢了半条命的前缘再续。

他面带沧桑、步履踉跄地找到她，曾经有过的强烈情感撞击依旧，如阳光般眩晕。

当他，突然意外地敲开了她狭窄的房门，伸开温暖的双臂，就好像在梦中。她先是发呆，紧接着不能自抑，拥抱，狂吻，他的鬓发脸颊是潮湿的。外面下雨了？他从雨中来？嘴唇滚烫，颤抖。仿佛被一股巨大的电流击中，世间一切已不存在了。“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了，我以为这辈子见不着你了……”阿蒙喃喃道：你疯了你疯了！“是的我疯了，真的快疯了。”芯语无伦次。电流在胸腔之间来回撞击：你喜欢男人？是呵你不也喜欢女人？是的我喜欢一切女人但不能喜欢你。他说“不能”，却将她抱得更紧。“我知道你喜欢一切女人就是不喜欢我。”她接着他的话。我没说不喜欢，但我不能……他说。

微醺的酡色泛在脸颊。彻夜难眠的苦恋折磨……数千个日子，重叠为眼前的云雾。间或穿插淡淡的，无关紧要的对话。那信怎么处理了？她问。一般都销毁了，他说。我的事太多太杂，再说精神上总是处于压力之中……而且，我想过，好像也不大可能。“我这人就这样，越不可能的事还越想去做。也矛盾过，实在忍不住……”她在说那封信。他轻拍她手背。心有灵犀。意味深长的一瞥。细微反应更激起了她一吐为快……“世上有许多事是人无法把握的，譬如命运；可有些是自己能够把握的，譬如心底的感觉。”阿蒙的出现，不，重新出现带给她的，竟是山呼海啸般的震撼……这谁想到呢？